



中庸講義卷三

第十五章

自行遠自邇至哀公問政六章爲第三支此章不但爲後五章之冠實卽全書之樞紐也前此俱就卑邇處說此下乃及高遠高遠必自卑邇正見卑邇可進於高遠也故自門內之行推之至於感鬼神動天地饗親饗帝而達道達德九經之敷布達諸天下國家而莫禦而要無一不自庸行之常者推之故曰高遠必自於卑邇也○困勉錄謂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饒氏謂迤邐放開者

謬觀此益知愚前說逐步約入之說爲確蓋先賢早已論之矣○我嘗謂道無高遠自不行不登者見之爲高遠耳雖至萬里之遠其地只在目前雖陟千仞之高其境只在脚下豈不甚邇甚卑故能時時就卑邇處著力便是至高至遠之境此意須發揮透徹乃愜人意○道莫大於五倫倫莫切於父子兄弟夫婦就此三者之中父母爲最尊兄弟同氣較之父母爲卑邇夫婦同室較之兄弟又爲卑邇由和妻子推之以宜兄弟而致順於父母卽可以信友而獲上則五倫之道備矣而要自和妻子宜兄弟爲始此爲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之實事亦卽君子體道之實功此先師信芳先生之說愚謂理固如是然此章發論之意甚廣如學有小大程子謂洒掃應對可以至於聖人則大學必自小學始就大學之條目而論其究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格物以致其知則格物致知又後此諸條目所自始也其他處一事接一物無不各有遠邇高卑之層級焉故或問謂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爲止於此也○順乎親者服勞奉養致愛致敬其事不一皆當在和妻子宜兄弟之先至欲得親之順則必在妻子

既和兄弟既宜之後蓋得親之順是其效致功在先
得效在後非謂孝父母當在和妻子宜兄弟後也

第十六章

此章書義不明由講家於齋明承祭二節妄添祭祀
鬼神一語既以後二節爲祭祀鬼神則必以前三節
爲非祭祀鬼神前後既分二義則中間轉落處必別
生樞紐以爲作合之法何以體物不遺下直接使天
下之人云云既用直接則所云使者卽此體物者使
之下文洋洋如在及格思而不可度者正其體物不
遺之驗首尾不分二義明矣或據朱子解天地功用

謂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其解造化
之迹又以風雨霜露日月晝夜當之以此斷爲非祭
祀之鬼神不知古人逆暑迎寒朝日夕月何一不列
祀典歐陽子曰風霆雨露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
者則風雨霜露何一不有鬼神司之今世風雲雷雨
各建壇致祭非祭風雲雷雨乃祭主此風雲雷雨之
神耳朱子又云鬼神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
亦可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言也又云二
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明謂陰陽不可以當鬼神
其主持運用此陰陽者乃謂之鬼神耳陰陽屈伸亦

物也鬼神則其體乎是物者也體物之鬼神卽承祭時如在之鬼神也○潘子善問豐卦彖辭天地盈虛卽是造化之迹矣復言况於鬼神何耶朱子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爲者須看似有人所爲者一句此方是鬼神僅就天地功用上看止屬鬼神所體之物又云以謙卦彖辭推之尤明白謙卦彖辭云鬼神害盈而福謙能害人能福人此非鬼神而何蒙引講此最明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皆鬼神之傳舍小註寒來暑往風雨霜露云云是借此示人令默

會鬼神之所在爾若謂此卽是鬼神則爲視而可見聽而可聞者矣存疑亦云寒暑日月春夏此不是鬼神乃示人鬼神之所在也今指寒暑日月等爲鬼神是覩掬莖之枯蛻而卽指爲吸風飲露之蟬不亦眊乎○祭義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又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是鬼神實爲尊極之稱旣已尊爲鬼神卽無有不秩諸祀典者信芳先生曰天地自祖宗而推者也祖宗自父母而推者也聖賢明祀自師友而推者也羣望百靈自尊長而推者也百族庶類之祭自胞與而推者也

鬼神與人相關無異五倫之相維繫故人心與鬼神相通亦無異人情之相感召於此可想人與鬼神感通之理卽可以想鬼神之德之盛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曾子固謂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此節議論正與中庸此章相發所謂精神之極是其德之盛也叩之無端測之甚難視不見聽不聞之謂也接於物者世不得而無聖不得而廢則所謂體物不遺誠之不可揜如是也故曰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已之知而聽於人盡人之知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者也○周禮有天神地示人鬼之目但曰鬼神則天神足該地示此卽穀梁言天不以地對之義

說見楚辭集

註天問篇 天地之氣常伸不屈故曰神者陽之靈人

死爲鬼則是旣屈之氣故曰鬼者陰之靈神兼山川

嶽瀆言之鬼則專指斯人既散之魂魄而物類亦在其中○鬼神只是一點靈氣所以合散陰陽終始萬物者此靈氣也能使人畏敬奉承者亦此靈氣也其鑒觀有赫格思而不可度者亦此靈氣也不得將祭祀鬼神非祭祀鬼神分作兩等○或曰朱子論天地間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說到語默動靜呼吸豈得謂是祭祀之鬼神曰此因論鬼神爲陰陽屈伸之氣推類而極言之皆所謂鬼神之傳舍是指所體之物非體物之鬼神也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自黃帝正名百物而後各有不相移易之稱今以羣望百靈一切降依庇貺斯民者爲鬼神而敬事之未有疑其非者也謂語默動靜呼吸爲鬼神而報氣報魄悉於一身之內求之不將譏其有惑疾矣乎此名不正則言不順之一驗也○曰祭祀鬼神誰不知之朱子必引程張二說爲解何歟曰末世淫祀繁興如封禪書郊祀志所載諸妖異事悉尊之爲神朱子引程張二說特爲推其本而言之所謂鬼神與人相關無異五倫之相維繫下文齋明承祀非若雍時以下諸祀之誕其格思而不可度者非若陳寶之

中庸講義卷三
節來與蹠氏壽宮等之聞言不見所謂誠不可揜非一切方士虛荒誕幻之說可與例論也○程子謂方員不可以爲天地吾亦謂屈伸不可以爲鬼神以屈伸爲鬼神者與揣籥聞鐘而以爲日者何異○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無一處不有程子云雖盜賊亦有禮樂可知幽則有鬼神亦復如是所謂擬塞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曰其盛矣乎鬼神無乎不在古人火滅修容不愧屋漏正是事鬼神之實功不特承祭如在已也○程子謂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其語極明至取鼻息爲喻而謂不必假吸

復入以爲呼此語讀者尙未能曉解朱子謂呼爲神吸爲鬼又云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旣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如氣之方呼固是陽之伸呼盡則其氣亦散歸於無有而屈矣然而人氣之生生於真元真元不絕則後氣又復續至而成呼中間雖有一吸不過暫爲止息並不是吸取前呼旣散之氣使之還我真元復成後呼也以此知形潰反原摧仆歸根之語皆佛氏輪迴之說非吾儒正理也○朱子云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大全吳氏程又謂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乎其中信芳先生則謂鬼神在理氣之

中庸論語卷三
十
間乃造化所乘之機所以運用是理鼓盪是氣者理不能離是而孤立氣不能外是而自行又曰有迹可見有聲可聞者氣也純粹以精其體無爲者理也根於理以運夫氣司其柄而乘其機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者鬼神也剖析最精專以氣言則直云二氣可矣張子良能二字反成贅語專以理言則又預奪了下文誠字○朱子云良能是其靈處此一點靈處是根於理以運夫氣者○蒙引云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愚謂世間無不可分之體用但不可以性情爲體功效爲用耳蓋就性情言之則性體而情

用就功效言之則功體而效用蒙引泥乎蛟峯性情爲體功效爲用之說輒疑張子僅得其體程子僅得其用不知張就性情處說亦兼體用程就功效處說亦兼體用朱子以二氣良能爲性情天地功用爲功效其說本無不是蒙引自迷眩耳○又按此處講鬼神原只就用處說愚以性功爲體情效爲用亦是就用處細作區分其實此性功亦皆就用處言之若論鬼神之體則惟不見不聞二語足以當之張子二氣良能亦是言鬼神之作用並非得體而遺用蒙引無故生疑其實非是○存疑云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

中庸論語卷三
八

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按存疑此說遠勝蒙引但謂蛟峯引易鬼神情狀而云情卽性情狀卽功效此數句可刪則似去取有未當蛟峯以易語分帖章句義甚精切不知有何嫌忌而斥爲可刪愚意反嫌性情言體功效言用二句語尙粗略耳○鬼神可見可聞則滯於見聞所及必有遺於見聞所不及者矣正惟弗見弗聞而物無不體故爲物所不可遺○許東陽謂弗見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愚謂體物不遺便是鬼神之性情功效不得

獨指爲情將性與功效劃出在外下文承祭一節雖似專說功效其能使處便是性情上文弗見弗聞只說他性情功效無形聲之可求耳○朱子講承祭節謂此就親切著見者言之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卽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爲一也據此則朱子之意本欲人會之爲一人反欲離之爲二何耶○承祭亦不專指廟中祭享廟中祭享只指祖先此處所該甚廣凡郊天祭地朝日夕月及川嶽望祀之類皆在其內○上蔡論鬼神云以爲有亦不可

以爲無亦不可此二句畢竟鶻突當說諛黷不可褻
慢亦不可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如此說語乃無病敬
則不敢褻慢遠又不至諛黷蓋就處物之義言之則
事人事鬼畢竟有幽明之別不得執滯以爲有若就
在物之理言之則下文所云誠不可揜自是實有而
非無○上蔡又云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此語更
未合理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羣蒿悽愴此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說个百物之精是他自會得
發揚昭明如此豈由他人要有得來易曰鬼神害盈
而福謙如商紂弗事神祇弗祀宗廟可謂無鬼神之

至者矣而卒爲天命所誅是鬼神實害之未嘗要無
而遂無也上蔡所言乃左傳妖由人興之義卽其所
述張亢郡君及紫姑神之類是也風俗通義及北溪
字義辨此至詳此妖也非此章鬼神之正義也○信
芳先生講鬼神之義最爲徹透今附錄其說於此天
下之物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皆得天地之氣以成
形則皆得天地之靈爽以爲精神魂魄性也形也人
與天地本皆合一而無閒則精神之與靈爽自能感
孚而相應凡精神之得乎天地者萬物所共也得於
祖宗者一身所承也而祖宗之精神莫非天地之精

神則凡神明之在天地間者無一不與我相通是故人心之誠敬鬼神之靈爽有以使之鬼神而降格吾心之誠敬有以召之觀抑詩所云可知鬼神之體物不遺其德至盛矣又曰天地人分爲三才則天之靈曰神地之靈曰水人之靈曰鬼周禮宗伯所列是也然三才不外二氣故陽之靈曰神陰之靈曰鬼經書中鬼神並言者是也又陰統於陽則皆謂之神或與人並舉則但謂之鬼此章以鬼神之實理明斯道之極致凡經書中言鬼神者皆可互參學者明鬼神之義卽可以知中庸之極致矣○天地間之鬼神總不外乎天神地祇人鬼講家謂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承祭節乃指天神地祇人鬼諸祀吾不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其主宰運用乎此者又在天神地祇人鬼之外耶此正朱子所譏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作一般鬼神看不能會之爲一者也○鬼神不限於方所亦無分於時刻無時無處不有鬼神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節特就祭祀之一時一地言之朱子所謂言其親切著見者耳至抑詩所言格思不可度便是說他無時無地不爲物體正見鬼神之德之盛講家乃謂引詩爲祭祀之

證則此章大旨專重在祭祀乎。賽合註曰：格思是體物可度，便有所遺。格思而不可度，正見體物不遺處不可射。句不重，此說最有體認，獨為卓越諸家。○朱子云：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此說最為明曉，可見抑詩所稱，即是說鬼神之德之盛，即是說他體物不遺中間承祭一節，猶之費隱章借鳶魚指點之意，道不盡於鳶魚，鬼神之來格亦不定在祭祀之時，然其親切著見者，莫此為甚。故借此指點，亦即程子活潑潑地之謂也。○或問子謂體物之鬼神，即祭祀之

鬼神，今又離而為二，何耶？曰：以其地言之，郊廟壇墠以外無往非鬼神充塞之區，以其時言之，未祭之先既祭之後，無刻非鬼神陟降之候。祭祀則就一時一處言之，不足以概其全，然而時地雖殊，其為鬼神則一，謂祭祀之鬼神非即此充塞陟降之鬼神可乎。○上節洋洋如在不重，感格意是他自能如此，并齋明句亦是鬼神使得他如此，鬼神為主，承祭之人為賓。此節不可射，句稼書亦以為是鬼神能使人不射於此，見其體物不遺。

第十七章

孝是庸行之常如舜之德福兼隆為千古能孝者所莫及是庸行之極其至○德為聖人三句是顯親尊親養親之極至宗廟二句是光前裕後之極至合此五者見舜孝非他人所及故講家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目○舜之諸福兼隆幾疑為恆情意料所不到不知舜實有以操其券蓋以德獲福於理固有可必者故大德必得其祿云云也此節或黏舜說或用泛說唯蒙引謂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體貼最為深至○蒙引以篤字該下培覆二義欲訓篤為加我意只從古註訓厚為是古註云善者天厚其福惡

者天厚其毒覆亦何嘗不是厚蒙引又謂物兼動植譏小註雨露風雨等字偏指了植物此亦太拘意中自兼動植口中却不妨專就植物指點若必以此為嫌則本文栽傾培覆先已偏指了植物謂其於義有所不該可乎○信芳先生曰因材而篤便是體物不遺之實效此句特有體認他人說不到此○據困勉錄受祿句是已然保佑句是方然自天句是將然與詩傳及東陽許氏之說合又云末節受命指尊為天子而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

第十八章

戎衣句直貫至不失顯名方住纘緒處正於名之不失見之不得將有天下截住與纘緒句對講也或以戎衣句正纘緒之實或以戎衣句是後日事不得竟以爲纘緒之實皆由截住戎衣句與纘緒對講故也○禮庶人不得立廟其得立廟者大夫三廟而下又不得妄干五廟七廟之制論者遂謂大夫不得祭高曾士庶人不得祭祖宋之大儒始援喪服齊衰爲例定爲大夫而下皆得祭其四親近世拘文牽義之士又謂大夫而祭高曾卽此已覺分之難滿如此則高曾之祭尙非出於其意所誠然其薄於德而僞於禮

也甚矣余謂祭先之禮廟制而外禮樂器數各有等級絲毫不容僭差者分也至於報本追遠仁孝誠敬之思盡人得以自盡者心也心不盡於所得爲者忍而不爲是之謂忘本分不嚴於所不得爲者強而爲之是之謂冒上無冒上之嫌而得以申其報本之誠聖人又何禁焉余讀中庸所述周公上祀之禮至於下達庶人而後知聖人用意之遠也追王太王王季謂自父祖上暨高曾四時所常祭者上祀先公又推高曾之意上及無窮謂大禘之祭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則士庶人皆得以四時薦饗四親兼

得祫饗其先祖可知矣時饗祫饗與天子同而不得謂其無別者廟制禮樂器數皆有殊等絲毫固不得而妄干也此心與分交盡之道也宋伊川程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以為人家能存得此等事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後儒以始祖之祭微近於禘疑其逼上明代夏言力辨之以為禘五年一祭其禮最大程子之祭始祖乃一年一行酌不過三物不過魚黍羊豕特時享常禮焉耳朱子以為僭而廢之過矣嘉靖十五年言為禮部嘗面奏

前事世宗以為人皆有所本之祖此禮當通於上下唯禮樂名物不可僭遂飭禮官定議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得祭其四親祀始祖先祖則如朱熹所云臨

祭作紙牌祭訖焚之

詳見王圻續通考明史禮志亦載其略

蓋自程子定議

以來至是始定著為格令然徒準情度義為之未嘗援古為據故後之論者猶嘵嘵焉余讀中庸至上祀之禮下達庶人乃知禮經先已明言之斯實程子六禮大略之所本斯禮也自周公創之子思述之程子又躬行之明代復頒為令式逮我 聖朝尤以孝治天下所以教民敦本厚始者靡不至故雖以庶人

上祭始祖至立廟而備牲牢者

江浙閩廣山縣之民皆如此

亦未之有

禁焉後儒其亦可以息其喙矣○中庸述周公所制追王上祀之禮皆王朝祭享之儀顧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諸侯已不得追王其先妄干天子之禮何況庶人經之意蓋言時享祫享之禮自諸侯以至庶人皆得倣此意而行之也蓋以王爵爵其先與以天子之禮祀其先非身為天子不可至於報本追遠人有同心不容禁遏故時享祫享之禮盡天下之人必使之皆有以自申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周公制禮在成王世太王王季於成爲高曾二代與

祖考爲四親廟蓋四時所常祭者追以王爵則爲太王王季之尸者必服衮冕可知至自不窟而下非四時所常祭者則於祫祭及之曰上祀先公則爲尸者必服鷩冕不服衮冕可知然而樂舞則用八佾徹饌則歌雍詩其他牲牢器皿俱有非諸侯以下所敢干者此謂祀之以天子之禮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何也此反言以起下文也如二王之後雖得自用其先代之禮樂然以上公之禮祀其先終不得與周室比隆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何也此則正言祭從生者所謂追王上祀之禮

之下達者也。大夫之父不定爲士，經言父爲士不言父爲庶人，大夫得廟享其祖，經又不言祖之爲士爲庶人，何也？曰古文多互見之辭，舉一可以例餘。旣已祭從生者，則其子孫苟得躋於大夫之秩，卽無論父祖之爲士爲庶人，皆得以大夫之禮祀之也。時享旣然，則當祫享時，雖其已祧之主，亦必以大夫之禮祀之，可知也。蓋生雖賤微，歿得與享尊榮之祭，所謂斯禮之下達者然也。如謂必其父之爲士而後可祭，以大夫則斯禮達乎士而止，不得下及庶人矣。如謂士庶人但有時享無祫享，則追王之禮達上祀之禮格

而不行，不得通謂之達矣。昔歐陽公爲濮議，謂爲人後者於其所生父母之名不可沒，至歷引前代之文以証之。論者猶斷斷然必以所生父爲伯叔，余亦謂中庸言祫享之禮，下達庶人，其旨甚明。顧言禮者復爲異說，以汨之余，故句爲疏解以釋其疑，必欲薄於本始，堅執近人之論，謂大夫以下概不得享及五世以前，則歐陽子所謂雖聖人復起亦不能與之辨矣。○呂藍田曰：正期不絕，不降旁期，則諸侯絕大夫降旁期，尊同則亦不絕，不降說本鄭註最爲明晰。其解三年之喪與朱子章句異，指亦本孔疏。孔疏謂三年

中庸論語卷三
之喪父母及嫡子并妻也引昭十五年左右傳穆后崩
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爲証
然天子爲后服期云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不若
從朱子三年之喪卽指父母爲是無貴賤一也乃申
說所以達乎天子之義耳

第十九章

達通也通之爲言猶洞達之謂也矣其能洞達乎是
理正以見孝道之難窮非武王周公不能洞達乎此
也蓋因此章所言皆祭祀之禮非通幽明之故者不
及此故特稱其能達章末明乎郊社禘嘗之義卽所

謂達也武王周公能達乎此故所制之禮曲折周詳
如此後人能明乎此則繼志述事一如武王周公其
於治國也何有若依章句則似孝亦人所易能所難
者乃在天下通稱如此則下文須緊承達孝言之義
方一貫今止云夫孝可知孝之本量固已甚宏而無
闕達之爲言不過贊美此能孝之人非謂孝有數等
以達孝爲至也章句援孟子達尊爲例竊謂尊屬虛
辭所以加乎人者孝爲實理所以盡乎己者謂爵齒
德三者通天下之人皆尊之故曰達尊可也謂武王
周公通天下之人皆孝之則語有不順必曰通謂之

孝謂之二字不嫌添設乎大全胡雲峯饒雙峯皆以本章達孝承上三達字而言近儒復以達於上下達於幽明爲解謂與達道達德同義蓋皆不安於朱子之訓而爲此說然總不若祇照本章末節明字著解前後呼應尤親此雖訓詁小疵然而遜志窮經者亦必內求其安不得因其出自朱子輒從而阿比之也○善繼二語就道理上虛說不黏武王周公下文春秋二節乃武王周公繼述之實事○余謂周公上祀之禮下達庶人則庶人亦得祫享其先世或云章句但言推太王王季之意不言又推諸侯大夫士庶人之意謂諸侯以下概不得僭行大祫之禮使朱子之意果爾不應此章所言祭祀之禮偏又以其通於上下者言通於上下非卽斯禮之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乎或以修祖廟節爲時祭序昭穆節爲祫祭稼書力辨其謬謂兩節皆一時事時祭祫祭莫不皆然今謂祫祭專言天子則章句解祖廟句不應又連舉諸侯大夫適士官師旣已連舉及於適士官師則斯禮之達乎諸侯大夫士者固不待鄙人之覆說而明唯是禮不下庶人故章句止及適士官師然經旣明言下達庶人則庶人亦未嘗不可倣此意而行之

何則庶人無廟然而先期洒掃室堂則亦修祖廟之遺意庶人無貴賤之爵然而外姻之來助祭者未嘗無甥舅輩行之差則亦辨貴賤之遺意由此言之斯禮下達庶人夫又何疑○古人多錯舉見例之辭蓋作書省文之法魯史以春秋名篇非謂冬夏事皆不載也祭禮特舉春秋亦同此義禴祠蒸嘗見於詩經禮王制亦有禴禘嘗蒸之目章句解未節嘗字明日四時皆祭解本節時食亦云四時之食時文家黏住春露秋霜發論拙而固矣○問官師一廟祭禴不及祖今士庶人亦祭三代何也朱子曰雖祭三代却無

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此說最爲明透王制祭法皆言廟制廟制各有尊卑多寡不容僭越若薦享之禮不以有廟無廟爲限別也程子論時祭必及四親若止祭禴是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後人不明乎不可僭者乃在廟制故紛紛然多妄爲異論致犯程子非人道之訶觀於庶人祭寢可知無廟者亦自有其薦享之所且祭寢不限世數可知每祭必兼及四親如後儒之論有廟則祭無廟則不祭將謂庶人無廟并不得祭其考乎○周禮鄭註尸服卒者之上

服疏云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士尸則有爵弁元端二服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元端士尸還在士廟故服元端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則不服元端而服爵弁爵弁是助祭君廟之服今爲尸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元端○朱子論宗廟之制一世自爲一廟各全其尊不相降壓又云四時之祫親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如此則每祭必相降壓何取乎常時之獨自爲尊曰古有日祭月祀之禮時祫特舉諸四仲之月自四仲以外日祭月祀未嘗不各全其尊也又况禮家所言諸侯唯秋嘗冬蒸二祫夏

祭則一牲一祫天子唯禘嘗蒸三祫春禘亦牲則牲享時之各全其尊者已多如人子孫之奉其祖父伯叔常時未嘗不各致其尊至於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其禮不數又何嫌於一時之相降壓乎○通考載吳草廬之言謂諸侯有時祫無大祫此臆說也古者毀廟之主皆藏於太廟之夾室祫則陳於太廟而合食焉歷代禮官不聞更有異說朱子論諸侯廟制尤詳六世之後一易世而一遷新主祔則南廟之主遷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夾室而謂之祧祧主之藏夾室朱子舊有定論矣今謂諸侯無大祫則

既祧之後卽爲祭享之所不及顧必藏其主於夾室也奚爲不藏夾室則又別無位置之所至如毀瘞之議出於魏晉以後事非經據昌黎韓子已斥爲不可施行毀瘞旣所不可則當遷祔時自宜藏諸夾室如謂世遠則其神已散可以不祭則太祖之祭聖人亦何必爲此僞禮以欺世如謂雖遠而實有來格之神則聖人又何忍獨薄於五世以前使爲長餒之鬼終古不與太廟之合食乎且朱子所論廟制遷祔及時祫大祫昭穆之次皆借諸侯廟制明之謂諸侯無大祫則祧主旣無事於藏祧主無事於藏則諸侯太廟先須削去夾室之制以示別於王朝凡或問語錄所載一切皆成謬說矣朱子必不敢爲謬說以欺世則夾室之不廢所以謹藏祧主預備大祫時之合食此正周公制禮之本意也○草廬謂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王制言庶人祭寢未嘗限之以世數草廬獨指爲祭父則似祖以上概不與焉非禮意也禮以廟祭爲大廟有定制而祭無定限禮所限者唯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耳諸侯不得祖天子則自天子而下皆得而祖之大夫不得祖諸侯則自諸侯而下皆得而祖之皆得而祖之卽皆得而祭之

是故大夫士不得爲高曾立廟未嘗禁祭高曾也中
士下士不得爲其祖立廟未嘗禁祭其祖也不禁其
祭而又不許其立廟意者祫祭則於廟時祭則於寢
乎至於庶人無廟則不特祖以上皆祭於寢雖其考
亦止祭寢而已祭寢之法蓋對祭廟者言之非謂庶
人不得擅祭其祖也古以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高
祖爲顯考故祭法曰大夫顯考無廟適士皇考無廟
然皆得爲壇以祭官師則王考無廟而祭是無廟者
之得與於祭禮經既有明文矣夫有廟者旣已備極
尊崇之祭然於無廟之祖仍得展其報本之仁况本

無廟者但祭於寢其禮已殺顧復割其先祖之愛使
人皆習爲背本忘始之行乎草廬又謂中士下士得
祭其祖於考廟上士祭曾祖於祖廟夫立廟以祭所
以尊之也今使無廟之主反得踞乎其上而有廟者
每祭輒壓於所尊是豈古人立廟之意乎果若此則
何如竟爲其高曾立廟而使父祖祔食之爲安乎然
據其所言無廟之主仍得不廢其祭自下士以上皆
然顧獨禁庶人之祭其祖則又自乖其例豈非所謂
多所牴牾者乎○呂氏論昭穆之次有別於尸別於
祔別於宗三等其義最晰然此處只講別於宗存疑

講宗廟之禮謂是宗廟序立之禮語尤明曉○章句
子孫亦以爲序是指輩行之次謂昭之子爲穆穆之
子又爲昭雖至百世其輩行井然不亂且未說到廟
中下文有事於太廟方言廟中序立之禮不失其倫
一句乃是本文序昭穆之正解○序昭穆似乎卽是
序齒不知昭穆是行輩齒是年齒當其序昭穆時不
能悉依年齒近時全祖望曰序昭穆中義例甚多蓋
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
俱屬焉諸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又必序
族屬之遠近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
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
一族則各有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
殺是也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
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
支庶反序魯君之上凡此皆不能純乎序齒故必別
有序齒之法向來講說家無人推勘及此○序昭穆
恐亦須序族屬輩行之尊卑如王朝族姓蕃衍至五
六世共序一堂雖曰左昭右穆然武王之子孫輩宜
在前列康王之子孫輩宜在中列穆王之子孫輩宜
在後列不應以穆王之子孫爲近而先列之使高曾

以上反退列於後也全氏以近先遠後爲親疎之殺恐當以去其祖先遠近爲親疎不與主祭者較服屬之遠近也○蒙引曰各舉觶於其長非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耳此說存疑已駁其非謂儀禮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明先自導飲不但是洗盞更酌而已但弟子導飲長兄弟却不飲乃奠之以俟旅酬前此主人酬賓亦然此爲不可曉爾近濟陽張稷若曰儀禮唯燕坐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語尤透徹據此則下爲上爲字當從註疏讀如本字不得作去聲讀孔穎達正義曰旅酬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反爲上謂導飲之禮卑者先長者而行事故曰下反爲上若讀去聲則仍是代長者酌酒且是崇長之義不見逮下之恩矣○飲酒相勸之禮有三主人酌酒獻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獻賓賓卒爵賓酢主人主人亦卒爵至主人酬賓則主人先自飲旣卒觶復洗酌奉賓賓奠而不舉至旅酬時乃取主人前所酬觶於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按孔疏旅酬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此據少牢

下篇有司徹之文堂下不設尊大夫之禮也大夫尊
避人君故行禮多不與君同士卑得與人君同當從
特牲饋食之禮特牲饋食禮東西階各設一尊旅酬
時兄弟弟子先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於是
賓取主人前所酬觶於東階前酬長兄弟賓酬長兄
弟所自飲者雖用主人所酌西階之尊其再酌以奉
長兄弟者則用阼階之尊長兄弟酬衆賓雖用賓所
酌阼階之尊其再酌以奉衆賓者仍用西階之尊孔
疏所謂以飲者酌己尊酬人之時酌彼尊是也○蒙
引講旅酬處多不與儀禮相合不若近時汪武曹說

最爲明析其言曰考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
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
舉觶凡二次而賓弟子止一次旅酬時長兄弟酬賓
之觶是其弟子之觶賓酬長兄弟之觶則前此主人
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其弟子之觶也至無算
爵時賓及兄弟相酬之觶乃各是其弟子所舉之觶
又曰據儀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是旅
酬後行無算爵事鄭註及朱子章句皆屬之旅酬者
蓋旅酬無算爵皆所以盡歡心而無算爵爲尤甚下
大夫之禮闕旅酬止行無算爵雖曰其禮從殺要亦

以無算爵所及尤廣卽此已足以盡歡心也故以旅
酬與無算爵對舉則各爲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
以該無算爵若但行旅酬不行無算爵則惟大祥爲
然使此之所言不兼無算爵不且同於大祥之祭乎
又曰特性禮兄弟弟子舉觶孔疏以爲將行旅酬此
卽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爲旅酬始少牢饋尸二人
舉觶爲旅酬始之義旅酬云者賓取主人所酬之觶
酬長兄弟於酢階長兄弟酬衆賓於西階衆賓及衆
兄弟交錯以辯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酬賓畢賓
弟子及兄弟弟子各於階前中庭舉觶於其長賓取

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
錯以辯則所謂無算爵也○按武曹諸說皆明析惟
以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兄弟交錯以
辯長兄弟酬賓分作四節似未合儀禮本旨考特性
禮旅酬但有二節其一曰賓酬長兄弟其下則有長
兄弟酬衆賓衆賓與衆兄弟互相酬二事其二曰長
兄弟酬賓其下亦有賓酬衆兄弟衆兄弟與衆賓互
相酬二事彼此皆交錯以辯先是主人酬賓兄弟弟
子酬長兄弟皆止曰酬不曰旅酬自賓酬長兄弟以
後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長兄弟卒

解酌於其尊受旅者拜受於是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此之謂旅酬及長兄弟酬賓賓酢階前北面衆兄弟亦自右受旅及受旅者拜受衆兄弟及衆賓交錯以辯一如前儀故近時張稷若以前一節爲旅西階一解後一節爲旅酢階一解及後二解並舉爲無算爵武曹但據本文分爲四節則似長兄弟一酬賓旅酬已畢無復有下二事而下文所云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皆成衍說矣○又按特牲饋食禮云衆賓長自左受旅鄭註云旅行也以旅爲行則受旅爲受行酬若訓旅爲衆則是自左受衆於義難通蓋章句

但據中庸爲訓未及校研儀禮原文故有此失今當從鄭註訓行酬爲是且行字自該得衆義○燕私之所鄭註儀禮謂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毛詩楚茨卒章則孔疏朱傳皆謂祭於堂而燕於寢與鄭註異講家多從疏傳然鄭說亦甚有理否則主婦與宗婦欲燕而無其所若竟與異姓之內賓同退則又非尊賓客而親骨肉之義○又朱子語錄云燕時推一人爲上座不與衆齒餘者皆序齒說者謂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考之不得是必齒最

中庸詩義卷三
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唯畢公召公後惟衛之武
公足以當之愚謂旣曰燕毛則惟擇其齒最長者居
上座齒最長者亦隨時有之不必定須畢召諸公然
後足以當之也○困勉錄曰講家或以上節爲禮備
下節爲義周又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禘祭皆謬
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卽
所以爲事神之謹總是一時事祖廟卽宗廟可稱祖
亦可稱宗○董日鑄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卽
如祖廟一事自天子下至官師都有可修則都有可
陳可設可薦而序昭穆以至序齒皆可隨分而自盡

矣○踐位節上五句是敘述之語下三句是贊美之
辭而踐位行禮奏樂正所以致吾敬愛之忱則敬愛
二句尤關切要下文事死二句緊承此二語而贊美
之敬所尊指修祖廟四事愛所親指序昭穆五事○
末節兼及郊社蒙引所謂悉舉其禮制者盡之明乎
此而治國如視諸掌益見制此禮者之能達乎此理
也明與達首尾呼應甚緊○經書中每每郊社並舉
社之祭地猶郊之祭天不聞於社之外別有后土之
祭也周禮大司樂章地上之圜卽澤中之方卽蓋言
郊社方所與其壇制之異形耳方卽卽是王社非方

中庸講義卷三
三
邱外別有王社也鄭氏謂祭社之外別有方澤已屬臆說至謂方澤外又有北郊祭崑崙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北郊則純出緯書之誕妄非六經之所
有也○大全附通考朱子一條所云冬至萬物之始
九月萬物之成疑是講孝經中郊祀后稷宗祀文王
二句之義非此處郊社禘嘗之義通考誤纂入此耳

第二十章

地道本足敏樹而况樹中之蒲盧尤爲易敏之物猶
之人道本足有爲政則尤易於爲也所謂蒲盧也者
見非泛猶夫樹而已也上二句就人地上見其敏下

二句又就政樹上言其敏蓋是行文加倍出力之法
故講夫政二句正要離却人道發論只就政之易爲
處洗發人道二字只可於語外作繳醒之辭若仍就
人之立政處說則與上句敏政有何分別耶○人道
敏政與夫政也者之政同是一政並無二義但上句
就人道說重人存一邊下句却言政本易行似乎離
却人存說却正見一得其人則其旋至立效愈有不
可抑遏者須知此章開端處便說文武之政則此後
所言之政俱指文武言之講家獨於夫政也者嵌入
文武二字以別異於上文人道敏政一句則上句所

敏之政豈指管商申韓之政言之耶○講家以上節章句引易元者善之長也下節只說惻怛慈愛遂以上節仁字爲心之德下節仁字爲愛之理存疑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當與下文具此生理二句連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个惻怛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語極融貫可知朱子此仁字只是偏言之爲確當大全象山陸氏西山真氏新安倪氏之說太說深了○大全朱子云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二語尙不甚分明愚謂道就在物者言仁就處物者言○親親爲大存疑謂親字直指父母吾謂下有殺

字則親親內所包甚廣不應專指父母猶之尊賢爲大大賢小賢師事友事俱在內豈得專指師事之大賢存疑以下節只言事親爲証不知事親乃親親中最隆者故特言之正與此文殺字相對非謂親親爲大句早已劃出諸父昆弟在外也○存疑又謂講家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與上文修道以仁何涉經之意蓋言五達道皆須以仁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且仁民愛物是治天下國家事此處方說修身未宜遽及又曰尊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對若謂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愚謂存疑此說

乃是有意求深之故順文講義語意須放寬平不得作此迫切蓋存疑以親親專指事親地位本窄故可與達道中他項相較今將下文殺字一看則凡親所當親如兄弟夫婦皆在其內其餘但有君臣朋友兩倫親親大於交友不必說若比君臣謂更切於君臣猶可謂更大於君臣可乎至於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尊賢是朋友之義謂朋友之義大於君臣更不可說鄙意親親只對仁民愛物說賢賢是貴德只對崇爵尚齒說言貴貴長長皆義而以尊賢爲最大如此語氣方得寬平貼妥若以修身治人須分兩界則又稊秕眯目之見身豈能離却天下國家獨立孔子言修己以敬推之至於安人安百姓皆只完得修己本分卽以事父事兄而論何嘗不是施之於人而但默守此一己乎須知治人之與修身分別處如使斯民皆知親親長長而無悖逆之行使物類咸若其性不至爲暴於天地之間此方是與修身分道並馳處若但仁之愛之而已則吾未見虐民暴物者之無害於修身而輒概置爲身外事也○士有百行無一非道之所在書言九德六德德亦不止於三中庸達道言五達德言三蓋特舉其要而言之耳如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何一非修身以道之事存疑泥於章句道者天下之達道一語謂親親尊賢爲大必對五達道言之一切仁民愛物貴貴長長等事皆列諸道外其釋經也可謂固矣○存疑謂尊賢爲大只欲講明親親之理其說固是然爲大二字必須兩較而得之不容空講今謂尊賢之義更大於崇爵尚齒正謂惟尊賢乃可藉以講明此理也雖對事君敬長說于講明意固未嘗相倍也又講明是講明五達道之理不止講明親親之義下節章句欲盡親親之仁云云乃就本文事親知人處黏合其意不得謂尊賢只欲講明親

親一事也存疑黏住親親亦病於偏滯○禮所生也或以爲禮生等殺或以爲等殺生禮彼此相持卒未有折中之論愚謂此因論政及之逐處須就事理切實處指示並不是推原性始故仁道最大此處亦只就愛之理偏言之禮所生句蓋言人事儀則一切皆由等殺而生故家語於所下特添一以字語最明了蒙引存疑竟謂等殺處卽禮抹殺所生二字亦非看書法度等殺是人心自有之等殺禮是聖人所制之儀矩此處仁義禮皆屬偏言卽蒙引亦謂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蒙引云尊賢之義是

中庸論語卷三
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
義曰禮都歸在智上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禮只
是仁智而仁智之終其功者卽勇也○上二節泛論
修身道理故君子節方著君子身上而責成之翼註
謂一段內此處又分兩段前一段知天知人事親是
要務後一段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語最曉析修身
款項甚多不是一事親則其功已了事親知人知天
乃其要務耳講家執住智以成仁卽下文達德行達
道之事謂此正是修身實功反斥他家修字工夫正
有在之說爲未必此不知有要務全功之別者也○

蒙引謂事親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意
蓋照下知天內尙有親親之殺一意竊謂經典中凡
言事親皆指事父母言之不比親親字可以泛及似
不應作此曲折包羅淺說謂前親親指九族後事親
指父母恐當以此說爲是○朱子謂知天是起頭處
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可知工夫要從
知天做起知天則於節文燦然處一一皆能識別而
賢之大小無一不知知人則相與講明親親之理而
以仁修道以道修身皆得其理矣不是做了修身工
夫然後再去事親知人也章句兩又當字須善看○

存疑謂修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以無私
言愛是偏言之仁無私是專言之仁困勉錄曰又須
知此仁字與他處專言者猶有別他處專言之仁卽
兼得知勇○存疑又曰言智仁遺禮義者何禮者仁
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禮義矣○首章以和
爲達道此又以五倫爲達道蒙引講此最爲融洽和
者率性之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皆率
性之道皆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同謂之達道况
五倫之相接無往非喜怒哀樂之情之所寓發而中
節則卽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
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所以行之者一一字對上
五三二字而言皆數目字蒙引謂一之所指是誠却
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爲誠又是一意○
生知節講家謂雖是並舉三項却重困勉見氣質不
足以限正夫子引哀公意○困而知之與論語困而
學之不同論語困字是死字困而學是困後求學此
困字是活字困而知是用困苦工夫得知○蒙引三
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三行字亦以已知者言及其二
句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辭○史伯璿曰知之成功一
是就已至處言故可爲勇三近是就方求處言故但

爲勇之次據此則三近之與困勉不過時候有先後之分非謂更下困勉一等也夏日訥曰近字對上節一字言其成就處曰一計其用功處曰近到得知所以修身則是知之一成功一矣數語尤說得明爽○胡雲峯曰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卽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卽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故曰此章書當得一部大學○九經合來只是三事敬大臣體羣臣自尊賢而推之者也子庶民以下則由親親而推之者也而尊賢親親其實皆所以修身困勉錄曰修身治人合之則一分之則兩治人只完得修身事此合之只一事也治人自有治人事此分之有兩事也又曰與天下國家相接處是修身事其經理乎天下國家處是治人事前言達道以其相接處言此言九經以其經理處言○信芳先生曰前言親親尊賢所以修身先親後賢自切於身者言之也後言尊賢親親所以舉政先賢後親自切於政者言之也又曰達道可以親賢二者統之九經亦自親賢二者推之故經雖有九不過達道之推則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過達德之措施耳

○柔遠人不但旅此土者依依不忍舍卽未至者亦
喁喁向風故曰四方歸之懷諸侯不但諸侯畏服普
天之臣庶夷裔之君長莫不懷德畏威故曰天下畏
之○信芳先生曰齋明盛服卽敬以直內之功非禮
不動卽義以方外之學○勸親親不過勸人各親其
親不必謂勸親親我與前文別作異訓也又檢家語
原文乃是所以篤親親也語尤明顯○稟讀如倉廩
之廩古者給人以食取之倉廩故稱廩給廩食漢書
食貨志置養澹音宮以稟之師古註稟給也音彼甚
反與此異讀何也蓋指所給之物言之則讀如倉廩

之廩以物給人則當讀如諮稟之稟二義固各有當
也○凡事豫則立卽指達道達德九經之一不空指
達道達德九經故章句以先立乎誠爲訓鄭註謂一
當豫也正謂所當豫者乃在乎誠也胡雲峯曰上言
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
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
素矣語尤明切朱子云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
應忽突出一語空言凡事也○賽合註曰言事行道
非道德九經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爲言措此天
下則爲事行此一身則爲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爲道

按此以道包言事行於理固然然非四項平舉口吻朱子謂道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雖是包上三者意義又別不得竟指爲言事行也信芳先生曰道是術業之謂其大者禮樂射御書數周禮所謂德行道藝是也亦是從朱子有箇妙用變化不窮上體貼出來○信芳先生謂告君而言在下位者因其事皆反說故借在下位者以明之愚按曾子固序列女傳言二南之化本於文王後段反說處却借學問之士言之蓋告君之體宜然如人子陳說於父母之前豈得用顯言干犯其親又

曰此節申前爲政在人以下三節之義治民必先獲上信友如君之爲政在於得人順親誠身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謂也誠身在於明善則以仁事親必先知人知天之謂也誠者天之道一節申前生安學利困勉之意下二節乃學利困勉者用功之要至於愚明柔強則知之成功而一之說也○蒙引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爲天道非指性言矣仇滄柱謂泛言於穆流行者非單照聖人分上說者亦非正是推明蒙引之意○蒙引又云此節誠字卽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

中庸講義卷三
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爲主意。愚謂宜兼承前文兩一字說修身則達道達德無一之不實治人則九經無一之不實自然無一不實則爲生安之聖人未能無一不實而求其無一不實則學利以下之事也。○不百倍則必無以及人而學之必有所弗能問之必有所弗知思之必有所弗得辨之必有所弗明行之必有所弗篤。今旣必要其成則自非百倍其功不可。是故已百已千須緊承五個弗措字說下。○已百已千下不著能字何也。蓋此就致功處說不講效驗下文愚柔明強方是效驗方是說到能之故舉學利作榜樣則必以其旣能爲候說到困勉身上只可說用此以冀其能冀其能尙未能也。

第十六章補義

鬼神體物專就不離乎物者言之不講不雜乎物程子云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鬼神爲物所不可遺正於其功用有迹處見之不宜推說到無物以前程子又云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功用言謂之鬼神帝如君上鬼神乃其百職事耳君上一人而已職事之臣百猶不足以盡之鬼神擬塞充滿於天地之間亦是如此是故端拱無爲就君上說則可若百職事

正以奔走勤勞爲職亦以端拱無爲譽之不亦謬乎

中庸講義卷三終

程